

评书《聊斋志异》

# 谢

刘健卿 讲述

李岳南 整理

中国曲艺出版社

1239.87/13

评书《聊斋志异》

# 小 谢

刘 健 卿 讲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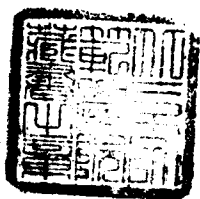
李 岳 南 整理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15376

中国曲艺出版社



815376

## 小 谢

---

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沔阳县印刷厂印刷

字数43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 $\frac{1}{32}$  印张2.125

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湖北第1次印刷

---

书号: 10227·009 定价: 0.21元

## 出版说明

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问世以后，从清末就有艺人编成评书讲述，经过历代艺人敷演，留传下来一批不同流派的评书讲述本。这些讲述本大都保留了原著的现实主义精神，充实了大量细节描写，在刻画人物、铺叙故事、运用语言上更富于民间口头文学色彩，有的并对原著有所发展和创造。应读者要求，本社将陆续出版传统评书《聊斋志异》若干篇目的单行本。

《聊斋志异》暴露封建制度的黑暗和官吏、豪强的残暴，大多假托神鬼妖狐故事。在人同“异类”的关系后面，掩盖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。这样用寓言式的曲笔搜神谈鬼，闪耀着民主性的光华。当然，作者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，还不能认识和触及封建制度的本质，看不到改变现实的出路，对某些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（如君权制、一夫多妻制等）也是肯定的。改编的评书本，自然也不能完全脱出原著的局限，这在阅读时是需要注意的。

《聊斋志异》的故事，有很多是假借鬼狐，揭露了封建制度的黑暗。在《小谢》这个故事里，蒲松龄就写了人和鬼的交往、写了阎君、城隍等等，从表面看来，这不是讲迷信吗？不是的。谁不知道，旧社会的统治阶级讲鬼是为了骗人害人，而这里蒲松龄讲鬼正相反：他是痛恨那黑暗的社会里，坏人阴谋策划，构成冤狱，使无辜的好人身遭冤狱之苦，故此借鬼喻人，借题发挥。

现在咱们书归正传。《小谢》这故事出在陕西渭南。《聊斋志异》原文说的是：“渭南姜部郎第，多鬼魅，常感人。”姜部郎也就是有位姓姜的人作过某部的大官，所以他家的住宅称呼“第”，既然说姜部郎第，可见他这片住宅也不小哇。他这片住宅坐落在某村的村东头儿，是路西的门儿。门前向东，离大门三丈以外，有南北的通往别处的大道。可是大道路基低，姜部郎的门坎儿前是五、六尺高的土坡儿，故此人称西上坡姜家。这位部郎有四十多岁，他有个儿子和新娶的儿媳，有两个闺女，还都没出嫁。家里人口不太多，可仆人不少，内宅的婆子、丫环就有七、八个，外院的男仆有二、三十人。这男仆多数是当姜部郎身旁的仆人，有些老仆都是于姜家有功的，就在这里养老终身了。他这片房子分前后两个院儿，前院儿是个大四合房儿，正房五间是厅，接待来宾用；后院儿是内宅，姜部郎两口子带着两个闺女住；跨院儿

是儿子、儿媳小两口住。

姜家在村西头还有一所别墅，这是家里人赏花、歇凉的所在。姜部郎好交往，每天都有些人到这儿来谈文论诗，饮酒下棋等等。这些年来，姜部郎宦海浮沉，看破了仕途，打算辞官归隐，在家享受天伦之乐；可是偏偏最近一年，在他的内宅发生许多奇怪的事情：老两口子睡觉把太太丢啦，天明后找着啦，原来被弄到花园里葡萄架下睡呢。于是姜部郎只好到晚上不睡，带领几个男仆守夜，来个秉烛达旦。女仆那屋，次日天还没亮就吵上啦，什么裤子呀，褂子呀，袜子、鞋子呀，全找不着啦！结果是在大厅里找到啦。姜部郎就白天叫仆人们睡觉，晚上轮流着在灯下看夜儿。这一来更热闹啦：任凭你关得多严的屋门，吱扭一声，门儿无故地就开了，屋内的灯忽然飞起旋转，什么掸瓶、帽筒、果盘、茶壶、茶碗之类满屋乱飞，碰上就伤人，不少仆人不敢守夜了。姜部郎请来驱鬼的方士、看香的巫婆，叫他们值夜守宅，结果到次日天明，都给扒得赤条条的，扔到大门外车道上去啦！住在跨院的小两口儿，睡一宵觉第二天也失踪了，最后找见两口子在大厅房顶上睡呢。一句话：这个姜部郎不堪其扰，实在想不出好办法啦，干脆搬家吧，搬哪儿去哪？全家就搬到西头别墅里去了。

部郎家搬家可不是一天就能搬完的。仆人们连忙了两、三天，搬完之后，姜部郎就跟几个老家人商量：“老哥哥们，咱们虽然到新房去了，可这所老房怎么办哪？”这些老家人都是在这儿几十年的老人，有个老仆就说：“大爷，您不用愁，我们就不懂什么叫鬼？我去看这所空房去！”部郎一听就同意

了：“好，既然你去看房，每月给你二两银子的酒钱。”这个家人搬着铺盖就去了。第二天中午也不见这老头子回来吃饭。叫人去找他吃饭，到那儿叫不开门儿，跳墙进去一看，这个老头子死了。姜部郎找来他家人安排好后事，还得找人看房呀！又换了一个看房老头子，一宵的工夫又死了。这样一来，再找人看房，谁也不敢去了。姜部郎心想：钱没少花，人没少伤，不能再要这片房子啦，干脆锁上门，不用人看着啦！村东这旧宅就算作废了。

姜部郎有个要好的朋友，姓陶，名子叫望三。陶望三为人直爽，品德端正，大方不拘；家中只有几间土房，三、四亩地，虽然结婚已然三载，并没生子女。陶望三在同学当中文才最好，不到二十岁就中了秀才啦。别看他有时候随同学们出入烟花柳巷，饮酒猜拳，那只是玩世不恭，逢场做戏，他自己从没干过嫖妓的勾当，故此都说他“平生不二色”。同学当中有个姓贾的是个少爷秧子，跟别人的看法不同，他说：“陶望三家里穷，‘平生不二色’是假，没钱嫖妓是真。”大家和他争论，就有人提出用事实打赌：把陶望三灌醉，叫渭南最出名的妓女凤仙伺候他过夜，看看他的行为怎样？这个姓贾的就说：“好哇！若是他酒后不乱，那就算我输；他要是酒后迷色，你们大家输。这一切开销，谁输了谁掏钱！”就这样，大家瞒着老陶，在文社叫了一桌丰盛酒席，姓贾的写了个“条子”到妓院叫凤仙来陪陶望三饮酒宿夜。这个妓院的老鸨不敢怠慢，就及时打发凤仙去文社。人到齐了，姓贾的把陶望三让在首席。一会儿凤仙也来了，她满腹委屈，一脸愁容。姓贾的那管这些，他强行拽凤仙坐到老陶身边。大家以祝贺诗

文为名，高谈阔论，开怀畅饮。众同学轮流敬陶生酒，由傍晚直饮到深夜二更，大家看陶生已有醉意，就说：“望三兄喝的不少，不要回家啦，就在这儿歇着吧！留凤仙姑娘伺候着。”陶望三醉眼朦胧，并未推辞。说话间各自散去，屋里只剩下陶望三和凤仙两人了。这个姓贾的和几个同学走出房门，倚窗偷听。开头屋里低声细语，听不甚真，过一会儿，只听得陶望三长叹一声说道：“凤仙啊，你不要缠我啦。我陶望三今晚与你对饮，不过是为了跟朋友们应酬应酬而已。我深知你们的苦处。你想想：你为什么不惜玷辱自己清白之身，哄着些王孙公子玩耍，作这皮肉生涯呢？不就是因为你的父母为了寻求生路，才把你卖给鸨儿啦。你这样做，不是为了讨鸨儿的欢喜，多给她赚些银子吗？不过，你也要为自个儿想想将来！常言道：‘花开能有几时红’？我劝你趁着青春年华，找一个年貌相当的去‘从良’，逃出这火坑吧——这是我的金石良言，听与不听在你。我陶望三虽是一介寒儒，并非酒色之徒，人生在世，短短几十年，我虽没有经世济时之才，也不屑于拿你的苦痛寻欢作乐，做出那伤天害理之事！”这时，凤仙早已趴伏桌上，泣不成声，只是屋内灯光暗淡，看不见她掉泪罢了。一个哭泣，一个劝慰，同学们在房门外听陶望三讲的道理，不由得伸出大拇指。天濛濛亮啦，大家敲门进来，挑灯一看哪，凤仙脸上的胭脂粉叫泪给冲得全没啦！描的眉用湿手帕一擦呀，弄的脑门子上、腮帮子上东一块儿、西一块儿黑，凤仙成了“熊猫”啦！大家用车把凤仙送走，一看陶望三生气啦：“昨儿晚上是谁出的好主意呀？他错看陶某啦，姓陶的是正人君子，不是花花公子，拿我取笑哇，错翻

眼皮啦!”姓贾的只是支支吾吾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输啦，输啦!”老陶也不明他是什么意思，看了他一眼，转身要回家，就听背后有人叫：“望三慢走!”老陶回头一看，是部郎姜大爷。“喝!姜兄，您起得很早哇!您有事吗?”姜大爷说：“昨天傍晚，他们打赌定计，我都听说了，故此今天早晨到这儿要看个究竟。我真佩服你，有道是人正不怕影儿斜!今天下午能不能到寒舍一叙?”陶生一听，要叫我到他家去，他是有钱的主儿，家里使奴唤婢，我还不如人家仆人阔呢!想到这儿，就说：“姜兄，你有事请即时赐教，贵府我实不能去，请原谅。”“贤弟，何出此言?”“姜兄府上往来贵胄甚多，望三乃一介寒儒，恐被贵戚耻笑。”“贤弟，你这话说得太远啦，哥哥我敬佩的是你高贵的品德，非交你这个朋友不可。现在就到我家去，哥儿俩聊会子，走!”说话拉着老陶就走。不远来到姜家门口，仆人们正在门前打扫，一看姜大爷遛弯儿回来啦，异口同音地说：“大爷，您回来啦!”“唉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陶二爷，我兄弟!”仆人们一听，赶紧施礼：“二爷，您好。”“罢啦，诸位都好!”姜大爷一拉老陶：“走，跟我到内宅见你嫂子去!”陶生忙说：“姜兄有话咱们在外院说吧!”“兄弟别见外，走，到内院儿喝茶去。”拉着老陶往里走，进了二门，婆子、丫环们有收拾院子的，有收拾屋子的，一见姜大爷遛早弯儿回来啦，齐声说：“大爷您回来啦!”姜部郎当时就嚷开了：“你们没看见呀，这是陶二爷我兄弟!”女仆们心说：谁认得呀!您不说我们敢胡搭碴儿吗?有的就拣好听的说：“哟，二爷您起得早哇，您吃饭啦吗?”“张妈你睡醒了没有?太阳刚出来哪儿吃饭去呀?就透着你能说，去!打洗脸水，我跟二爷

洗脸沏茶!”婆子答应一声打水去啦。姜部郎又问:“春梅,你们大奶奶起来没有?”“起来啦,梳头哪!”“告诉她,不忙梳啦,陶二爷来啦!”丫环答应一声往屋里就跑。“兄弟走,进屋去!”声音刚落,陶生说:“姜兄您走!”“噶,哪儿那些礼儿呀!”姜部郎在前,陶生在后,正要进门儿,就见东里间儿门帘一掀,出来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,手里拿着菱花镜,身后的婆子给挽头呢。只听她问道:“什么事呀?”“你就瞧见我啦?这是陶二爷咱们兄弟!兄弟,这是你嫂子!”陶生赶紧上前施礼,“嫂子,您好!”“兄弟您好,快请坐吧。丫环,沏茶去!”这时陶生被弄得莫名其妙,心说:姜部郎怎么这脾气呀!就说:“嫂嫂,您忙去吧,对待我别客气!”不多时,婆子、丫环们伺候主、客洗脸已毕,送上热茶。哥儿俩正要喝茶,大奶奶在里屋梳好头也走了出来。陶生赶紧让座儿,大奶奶说:“兄弟坐着。”她心想:哪儿来这么个陶二爷呀?就问道:“真格的,他叔叔您在哪儿住哇?”不等陶生回答,姜部郎就把陶生的住址,他的文才和为人的品格都一口气告诉了大奶奶。

适才老一辈的话儿还没说完,姜部郎的儿子、儿媳也来啦。那个年代,官宦家庭的规矩:小辈儿清晨起来梳洗完毕,一定到父母、公婆屋里看看,问问早安。姜少爷一进门儿,“爹、妈,您早起来啦!”姜部郎对儿子说:“瞧不见这坐着人哪!这是陶二叔,给你二叔见礼!”“不敢当,免礼。”闹得陶生脸都红啦。因为小两口儿施礼,陶生搀不对,不搀更觉乎不对。初次见面的新侄媳,人家比自己小不了几岁,真叫陶生有点儿抓瞎。大奶奶就问陶生:“他婶有几个孩儿呀?”“还没有。”正在叙家常的时候,两个姑娘都起来啦,姜部郎两口

子作了介绍。陶生告辞要回家，姜部郎那里肯放，留陶生吃早饭。经过半天的深谈，姜部郎更器重陶生啦！打这儿起，姜部郎把陶生当做亲弟弟看待。如果哪天陶望三有事儿没来，姜部郎就叫家人找；有时候谈到深夜，就留陶生在姜家住一宵。

有一天，哥儿俩喝酒，从黑天就喝，直喝到二更过。天太晚啦，照往常一样，姜部郎回内宅，陶生就睡在外书房。他把门关上，摘头巾，脱衣服，熄灯睡觉，工夫不大，就听有人叩窗。“谁呀？”“我！”“你是谁？”“我是春红。”陶生知道啦，是刚才伺候他喝酒的那个丫环，就问：“你有什么事儿？”“我刚要睡觉，想起来还没给二爷预备水，怕您半夜口渴，我给您送水来啦！”陶生扒窗洞一看，见春红换了一身漂亮的衣服，手里并没提水壶，心里就明白了：这丫头二十好几了，人大心大，应该嫁夫找主啦。她哪知道我是有妇之夫，严若冰霜？也只怪我无意中夸了她几句——这本是流水无情，却使她落花有了意！也怪我姜兄太不明白啦，这么大的丫头留她不宜。现在先把她打发走吧。想到这里，就说：“我不用水，你快去休息吧！”“您不用水，开开门儿我有话说。”“有什么事儿也得明天说，快去休息！”春红自从在姜府认识了陶生，心里就暗中敬爱他人品高洁，才华出众，早就想对他倾诉衷肠，结为连理。可是，在众人面前，哪里有这种机会？故此，今晚她借着送水为名，打算和陶生谈谈心事。没想到人家不开门儿，回到自己屋里，又悔又怕：明天陶二爷要是跟大爷一说，自己非挨打不可，越想越伤心，暗暗地哭了一宵。次日清晨，陶生起来梳洗，见有女仆出来办事儿，就对她说：“等大爷起

来，请他到书房来！”工夫不大，姜部郎就出来啦。“兄弟有什么事儿内宅说去吧！”“不，说两句话我就走！”“哎，你说吧。”“哥哥您这些丫环是雇用的？还是花身价买来的？”“全是买来的。”“身价都多少钱？”“最少的五十两银子。”“五十也好，六十也好，人到岁数，就打发走！留着大丫环没好处！”“兄弟，哪个丫环不听话啦？告诉你嫂子管她。”“噻，谁也没不听话。我不说明了哇不成呀！您把我当成亲弟弟看，我就把您看作是我的亲哥哥，有事儿就不应瞒着您，而且我还要作一半主。”“兄弟，你这样想就对啦，这才是莫逆之交哇！”“好，有件事儿我给您说，一不准您生气；二是得听我的！”“兄弟，你说罢！我决不生气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，还不行吗？”“好！春红丫环多大啦？”“二十出头啦！”“身价多少？”“六十两银子。”“来了几年啦？”“十一岁就来啦。”“好，在咱家已然九年啦！她家还有人吗？”“她有父母，还有弟弟妹妹。”“您打发人把她的父母找来，当面烧了卖身契约，另外给点钱，叫她父母给她找人家儿算啦。”“行啊，哥哥都办得到。可是因为什么你想起叫我办这件事儿？”“您要问哪？”陶生就把昨夜如此如彼一说，接着催促道：“这个事儿您今天就得办，不能耽误，夜长梦多没好处，我走啦！”这陶望三的行动已然表明：您照我说的办，咱们是好朋友；否则永不登您的门儿。哥儿俩谁都知道谁的脾气，故此姜部郎没敢耽误，即刻叫管家到春红家里把她父母找来，管家的就去了。回到内宅，大奶奶等着喝茶：“你干吗去啦？”“到前院儿跟陶二爷说几句话，你把春红的契约找出来。”“干吗呀？”“甬管！”大奶奶知道大爷的脾气，他说什么是什么，你若再问，那就等于找气生，于是赶紧開箱子找出

字据：“给你这就是。”姜部郎看了看没错儿。一会儿管家进来：“大爷，把她的父母都找来啦。”“叫他们进来。”管家一会儿把老两口子领进来。春红的父母都吓得哆里哆嗦的：“大爷呀，孩子无知，有不好，您管教她，您看我们怪苦的，您得赏饭哪！”说着，两口子都跪下啦。“不用哭，也不用怕。”姜部郎接着说：“起来坐下，我跟你们有话说。”仆人们也说：“你们老俩都坐下吧。”“哎，大爷有什么吩咐？”“春红到我家已经九年啦，这张纸是当初立的卖身契。你看看，是你画的押吧？”“是。”“管家！当面把它烧了吧。”“是。”管家拿火镰、火石敲石取火，吹着了火纸，从老头儿手里接过字据点着，一会儿化为灰烬。姜部郎又打发女仆：“你去把春红找来。”一会儿春红来啦，两眼哭得通红，心里蹦蹦跳跳，一瞧自己父母也在这里，准知要糟！“大爷，您找我？”“春红啊，你到我家已然九年啦，没有什么错儿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的卖身字据烧了，跟着你的父母回家度日，找个年貌相当的丈夫，成家立业去吧。夫人，给她二十两银子买嫁妆。春红把你自己的东西拿着走吧。”春红一家三口跪下磕头：“多谢大爷！”大奶奶拿出银子递给春红，三口人千恩万谢。春红这个哭哇，不知细情的，都说春红对姜家有感情，不舍得离开姜家，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，她心里感激陶二爷不但不怪罪自己私奔之过，反而把主人的心说动了，才有今日烧契送银之事，这位陶二爷心眼儿实在太好啦！

春红回家以后，大奶奶这才敢问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？”“噫，陶二爷真是咱的好兄弟。”姜部郎就把昨夜晚发生的事儿一说，大奶奶也更加敬佩陶望三。隔了一天，未见陶

望三来，姜部郎派人去找。陶生问来人道：“春红丫头走没有？”“走啦。”“你们大爷怎么叫她走的？”来人把事情经过重述了一遍。陶生说：“你先回去吧，告诉你们大爷，我一会儿就去。”此后陶生照常来到姜家，只是不管天多晚，一定回自个儿家里，再也不住在外边儿啦。

光阴荏苒，三个月过去啦，又到了夏季。一连有两天陶生没来，姜部郎纳闷儿：怎么又不来啦？就派了个男仆到陶家去看看。吃顿饭的工夫，家人就回来啦：“大爷，可了不得啦！”“怎么啦？”“陶二奶奶生了小孩啦，陶二爷在家伺候月子哪！”“别大惊小怪的，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哪！”跟大奶奶一商量，打发一个女仆带着四十两银子和小米、鸡蛋，叫那个男仆送她到二爷家伺候月子人去。俩人来到陶家，陶生对这个女仆说：“你回去对大爷说，月子人满好，有我在家伺候就行啦。”这女仆不走，陶生又说：“你的心意我领了，看我这一间屋子半间炕很不方便，你们还是回去吧！”女仆没办法，只好到里屋看看二奶奶和孩子，问了好，又给煮好了鸡蛋，告辞回去了。姜大奶奶很担心：陶二奶奶这是头生儿月子，没人帮忙怎么行呢？派婆子每天到陶家一趟，给月子人洗洗涮涮，做点吃的。这婆子看出来二奶奶有病，小孩也没奶吃，回来赶紧告诉大奶奶。这事儿大爷也听到了，可就急啦：“这怎么行呀！我这个兄弟真古怪，怎么不早说呢？”赶紧派仆人去给二奶奶请大夫看病和找奶母。大夫赶到陶生家，一诊脉就摇头啦。陶生忙问：“什么病？”“是产后风，已然耽误了。”陶生带着眼泪说：“大夫，求求您，死马当活马儿治，给开个方吧！”大夫开了处方，才嘱咐说：“今天吃了头煎药，明天病

人要是能喝点粥，就找我来接着看；不然，就准备后事吧！”把大夫送走，仆人抓来药，陶生煎药、喂药，忙个不停。天晚了，仆人回去跟大爷一说，姜部郎更着急啦，一宵没合眼，天刚亮，就打发仆人去陶家打听。一会儿仆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来：“大爷，可坏啦！”“怎么啦？”“陶二奶奶天不亮就断气儿了。小孩儿两天没吃的要饿死啦！”“二爷哪？”“他急得两眼发直，人都急傻啦！”“快！凡是能办事的人叫几个跟我走！上二爷家去，告诉大奶奶派两个有经验的婆子快点儿去。”姜大奶奶听说这事，叹了口气：“噫，大兄弟真固执，就不叫人去那儿作伴。张妈，李妈，快去看看小孩儿，快去！”姜部郎带着几个男女仆人直奔陶家来。一进门儿，管家的就喊：“二爷，大爷到了！”陶望三赶紧到外边迎接，“哥哥，您还来干什么？她已然亡故啦！”“孩子怎么样？”“没奶，喂点小米儿汤。”这时候，张妈、李妈也到啦。姜大爷吩咐道：“奶妈当时找不到，你们想办法弄点儿东西喂喂孩子。”见陶生把眼都熬红了，叫他睡去，一切后事由他操办。陶生知道姜大哥的脾气，只好遵命去安歇。简短截说，这件丧事，陶生没费一点儿神，没说一句话，什么都办完了。

再说陶生一直睡了一天一宵才醒，睁眼一看，丧事已毕，就听张妈、李妈哭上啦。陶生心想，准是孩子出了毛病，到那屋里一看，果然孩子死了。他对女仆们说：“这没娘的孩子活着也是受罪，你们回去，叫几个人来把孩子埋了算啦。”女仆们走了，一会儿管家带来男仆把孩子包了包，也埋了。陶生回到屋里，一收拾妻子的衣物，见到她生前穿的衣服，用的针线包儿和给小孩儿做的小裤褂、小鞋袜，伤心极了。真

后悔不该在外的时间多，只顾和同学们饮酒、论文，对于家庭太不关心啦！次日起床，他就锁上门到姜部郎家里去了。姜部郎劝他到文社里去散散心。

陶生来到文社，这里同学们不少，正在高谈阔论，见他进来，都说：“望三兄来得正好，听说你家有事儿，就没找你去。家里事儿都完了？”望三说：“拜托姜大哥都替我办完了。”大家约他参加今天诗文会的比赛，陶生说：“一点心思也没有，看看听听算啦。”就听门外边一阵儿乱。“贾兄来啦！”陶望三回头一看，来人二十多岁，黄白面皮，刀条的脸，两道短眉，一双眯缝眼儿，小蒜头鼻子，塌鼻梁儿，小薄片嘴儿，往下耷拉着嘴犄角，两个小扇风耳；头上戴一顶绿缎绣花的文生巾，镶着块白玉；身穿一件绿缎绣花的文生氅，大红中衣，白绫子的袜子，挖云的福字履；手里拿着香妃竹的折扇儿，一步三摇地走进文社。望三一看认得，这就是那位有名的贾公子。他父亲在本县是有名的绅士，依仗家里有钱有势，花钱给这小子运动了个秀才，还想到省里给他弄个举人。这小子一到，就有好几个人跟他打招呼。陶望三气往上撞，心想：“这帮马屁将，这通拍！”这小子装出一副大文人的姿态，冲大家点头儿哈腰儿。这时就听有人喊：“贾大少这边坐！”陶生一看是县里学馆的人，心里说：这不是叫大少哪，这是叫他的钱哪！一会儿，县学馆的人叫大家把最近的佳作当众读一遍，择优粘贴，供人们鉴赏。话犹未了，贾公子抢先把一篇抄袭来的文章交出，可抄都抄错了，简直是错字连篇，前言不搭后语。大家一看，都看出这个姓贾的文贼想瞒天过海，骗取虚名，但是谁也不敢直说，都用眼睛望着县学馆的人，看他

怎样评价。只见学馆的人拿着文章过目一遍，就摇头摆尾地吹捧道：“佳作也，佳作也！”正要粘贴，陶生一把抢来，当众把剽窃别人文章的黑幕揭开，这一来，大家说什么的都有啦！“真卑鄙，县里也有捧臭脚的！”“你不懂，这世道不是人说话，是银子说话哪！”大家边说边散，把个姓贾的这小子给损得脸色发青，浑身颤抖，坐在那里不能动啦。县学馆的人和几个马屁大将赶忙上前，一番解劝：“公子别生气，他是穷小子，不跟他一般见识，咱们拔一根毫毛比他腰都粗。走吧，回府休息去吧！”这伙人把贾公子搀架回去。这一来，陶望三可出了气啦，不成想自己却惹下一场杀身大祸。这是后文书，暂时不表。

且说陶生又到了姜府，姜部郎问他：“昨天下午，你上哪儿去啦？”“到文社去了一趟。”陶生把昨天文社发生的事说了一遍，姜部郎说：“你要知道，贾家祖上就是买的官儿，贪脏枉法，苦害百姓，挣了这份家产；到他父亲辈儿，虽没做官，号称本县豪绅，可他不办人事儿，假装善人，名为冬舍棉衣，开办粥厂，其实从中渔利，发昧心财；到他这小子，更是阴毒损坏。自古道：‘宁得罪君子，不得罪小人’。你让他当众出丑，那小子必不甘休哇！”“哈哈，哥哥您说的完全对，可是我看见这种人就压不住火儿。”“既然是这样，以后文社少去。”“唉，我一个人呆在家里，见物思人，也愁闷得慌。”他姜大哥一拍大腿，果断地说：“干脆，你就别再‘老马恋栈’，穷家难舍了，搬到我这儿，哥儿俩下下棋，喝喝茶，论论文，岂不自在逍遥？”“哥哥，我要找个清静的地方。”“我这儿怎么不清静？”“您想我要住在您这儿，平白无故地给这些仆人增加